



微视角

## 物品失联记

◎洛风

交通便捷了,古代要数月才能抵达的远方,现在乘个飞机一两天内就能抵达;通讯发达了,飞鸽传书、鱼传尺素的漫长和不确定性不再,纵然处于南北半球,打个电话瞬间可以听到对方声音。但这些便利似乎无法避免与朋友或物品的失联,尤其是后者——试想,你有很多次感慨,如果每个物品都有自己的号码,一拨打就会发出声音就有人接听,该有多好!

所有物品的失联中又以手机最为普遍。难得周末,好友聚会,A君迟迟不至,打电话才知道居然是早上买两个包子的时间里,刚买的手机不翼而飞,待发现打电话过去已是关机状态。好在A君比较乐观,自嘲“各种艳照流露出去,估计即将成名”,权当“破财消灾”了。

感慨之余,想起自己的手机曾两次失而复得,何其幸运!

第一次是在十一假期,游览湖南张家界土家风情园,发现手机没在身上,以为是落在车上了,一个小时之后上旅游大巴,才发现手机居然找不到。立即借了朋友手机打电话,居然有人接听,是一个湖南当地的大妈,说在土家风情园入口处捡到的手机。当时等了半个小时左右,没有人打电话联系,所以回家了,她家离土家风情园坐出租车大概要20分钟左右。虽然对方普通话不标准,但好歹还是顺利沟通好了,然后整个大巴车的人一起陪着等候大妈。最后那个大妈出现的时候,把我感动得差点冲上去抱住。我给了她三百元,她还推辞不要,后来我再三说这么热的天,大老远让她送过来,浪费了时间,还打的费了钱,好说歹说,她总算是收下了。这件事,让我对湖南人充满了好感,湖南的风景也在我心目中增色不少。

回来后谨慎了不少,毕竟手机丢失那一刹那,想起手机是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买的,手机上还有无数珍贵的照片,有账号,有通讯录,当时那种欲哭无泪的冲动太过强大。半年来倒也无事。慢慢地,丢手机这件事情被淡忘了。于是某一天,和朋友吃过晚饭才发现手机居然找不到了,回到饭馆询问,无人发现。凭着之前的记忆,排除了落在单位的可能性。打电话过去,还好没有被关机,但是也一直没有人接听,于是有些庆幸,但又感觉希望渺茫。后来尝试着给曾逗留过的打印店打电话,被询问手机外观,才得知居然确实在那家店。万分感谢之后拿了张礼券去感谢,对方执意不要,直说是应该做的。

但不是所有失联物品最终都能物归原主,更多的是一去音讯全无。失联的物品也随着年龄变动而有所差别,小学时期可能是红领巾、校徽、橡皮、铅笔;初中时期可能是参考书、试卷、笔记本;大学时期可能是自行车、钱包;工作之后也许是车钥匙、戒指……而且只有更悲惨,没有最悲惨。譬如那个写完了博士论文存在电脑上,还有两周即将答辩的博士毕业生,在某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半小时吃个午饭回到图书馆,发现电脑失窃。

有时候觉得,物品失联,其实是物品在报复不珍惜他们的主人。如果足够珍惜,便会小心防范,不让小偷得逞;如果足够珍惜,便会细加珍藏,不让灰尘掩埋;如果足够珍惜,便会形影不离,不让时光淡忘。有些物品只是小报复,任性之后便回到主人身边,让其失而复得更加珍惜;有些物品却是伤透了心,因为在漫长等待期间一直没有被发现,索性让自己永远消失在主人面前。那些旧物品,缠绕着往年气息,牵绊着旧日感情,沉淀着美好回忆,缭绕在旧物之上的心情,是厚厚的、温暖的,皆似旧欢难寻。

有些物品失联了,可以再添置,比如袜子、裤子,但总有一些是无法再买到的独一无二的,比如毕业纪念册、各种老照片。我们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想要每个都用心照顾到几乎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放置得井井有条,尤其是那些珍贵的物品,时常翻看擦拭,使之常新。

做不到如阮籍那般“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唯恐遗失”,对物品的敬畏还是应当要有的。择物如择友,待物如待友,这世上就可以少很多物品失联事件。

## 父亲为我三次流泪

爱深沉

◎陈菊飞

父亲为我流过三次泪,至今难以忘怀。

第一次是在我六岁、姐姐七岁那年的秋天。父亲的一颗牙齿坏了要就医,刚巧村里有一辆拖拉机要到宁波去,因为母亲终年打短工不在家,于是他把我们姐妹两个托付给邻村的一个学生,大清早就坐在拖拉机高高的草垛上走了,一走就是三天。我们自作聪明抄小路到邻村去,走到半路才想起既不认识那个学生,也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于是又往回走。到家的时候邻居告诉我们,那学生扑一个空回去了,这下子我们傻了眼。到了中午,肚子开始咕咕叫,姐姐说我们做饭吧?学着父亲在家时的样子,姐姐淘米下锅生火,我拉风箱。因为不知道饭熟了没有,所以一个劲地烧,第一餐饭理所当然地糊了,不过我们二话没说将就着吃了,总比饿肚子强。到了该烧晚饭的时候学乖了,跑到大樟树下个十五六岁的大姐姐家里求助,她倒是挺好,饭烧到差不多的时候及时过来帮我们看,终于不用吃焦糊饭了。一连三天用什么下饭现已记不清,只知孤独、寂寞、害怕、委屈时刻萦绕心头,一到夜晚更甚。所以三天后父亲迈进家门的同时我就放声大哭,昏天黑地怎么都止不住。不知哭了多久,姐姐用胳膊肘碰碰我,小心地示意我别哭了,顺着她的眼神,我看到父亲坐在床边,用手托着头,正悄悄流泪!我一下子怔住了,停止号啕,轻轻走过去,伸出小手替他擦泪。

第二次是在我八岁那年的八月。晚饭后本就是疯玩时光,家里又准备着我九月去上学,自然要演绎最后的“疯狂”。一群小家伙跑向村后的小山坡,我紧紧跟在后面,却不料在斜坡上滑了一跤,右手臂顿时肿得如大腿粗。母亲以为脱臼了,让村里的土郎中又拉又捏又提还不见好,于是判断是骨折了,连夜打电话让在外地参加教师暑期学习的父亲赶回来。那时没有车,父亲走了半夜,第二天一大早带我到邻村去治疗。那不是正规的大医院,但据说是祖传的,不拍片,全凭用手拿捏的感觉,农村里的人,跌打损伤都在那里看。父亲抱着我坐在他腿上,那个子高大的医生,一把抓起我被土郎中拉扯得更肿大的手臂转、捏、拍、打,我撕心裂肺痛哭,又踢又蹬。治疗的过程足有几个世纪那么漫长,我哭累踢累了,回过头想换另一招求父亲放了我,好快快逃开。回头的刹那,看见了父亲满眼满脸的泪水!我又一次怔住了,放低了哭声,不再拼命挣扎。手臂上了石膏,用纱布挂在脖颈上。过了几天,父亲听人说,那骨伤科的技术并不十分可靠,只怕我那手要留下残疾。父亲急坏了,带着我到正规的奉化人民医院看,拍了片,医生说果然接歪了,如果要好的话,必须重新接骨头。我一听就哭,父亲却二话没说又将我紧紧抱住控制牢。这次我不再死命挣扎,一是知道挣扎无用,二是不想再看到父亲流泪。伤筋动骨一百天,每隔两天要换药,每次换药后父亲都给我买一个油煎大饼,求医路上的美味与温馨延续至今。我的手后来没有任何后遗症。

第三次是在我出嫁的第二天,我没有亲见,是母亲转述给我听的,但我想象得出父亲泪流满面的样子。那一年的春天,院子里那棵重瓣的桃花开得格外艳丽,红红白白,惹得过路的村民都停下脚步来看。大红的对联贴起来,成串的鞭炮响起来,久未碰面的亲朋好友聚拢来。我只觉得恐慌与忙碌,试妆,穿婚纱,和伴娘想着各种要应付的细节。母亲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高声大笑开开心心,父亲在家里扮演的永远是配角,那几天依旧跟平时一样不太说话,所以处于忙乱紧张中的我越发顾不上和父亲说说话。迎亲的车子来了,我在祝福声中,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告别父母亲友,走向期盼着的令人紧张欣喜的新生活。老家的风俗,姑娘出嫁是要哭嫁的,但母亲怕我弄花了脸上的妆容,所以她不哭,父亲则是满眼的温暖与满脸的怜惜。我再回娘家已经是一星期以后,母亲边烧菜边告诉我,父亲在我出嫁后的第二天,不知道听哪位前来串门的邻居随口说了一句“哎呀呀那么个大姑娘被人家娶走了,想想真有点舍不得”,居然拿了条毛巾就在邻居诧异的目光里一屁股坐在家门口的椅子上埋头号啕得像个孩子!母亲絮絮叨叨说着的时候我正坐在床边,眼泪一下子涌上来,爬了一脸,又怕被看见,顺手扯了边上的帐子一角擦干了。我体会得到父亲内心强烈的不舍与担心,因为这以后父亲经常打电话问我切菜是不是又切了手指头,做饭是不是被火烫了,有一次甚至买好菜从奉化赶来宁波看我们……他说我从小不惯做家务,性子又急,可千万要耐心一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生活是急不得的。

父亲个子瘦小但宽厚爽气,从没听到他有与人红脸争执的时候,琴棋书画亦无师自通。那时我们一家子租房住在外地,邻居专爱欺负弱小,但父亲在疙疙瘩瘩之后仍能主动招呼,使得邻居再不好意思为难我们;老家亲友前来住宿吃饭,父亲总是倾其所有;母亲好强性子急,贫贱夫妻百事哀,父亲英雄气短颇有气受,却尽力委曲求全以求和睦;闲时常拉二胡解闷,自制的三弦也弹得颇成曲调,常替农家老人画像换回一担柴。让父亲自豪的是,我们都继承了他画画的天赋,只是教我下棋却总受挫折,因为面对姐姐的凌厉攻势,我只工于防守而很少主动出击,每每错失良机以至落败,又总觉得愧对父亲而落泪。但现在想来,是不是因为我更多承袭了父亲的温和宽厚善良因而更得他的疼爱?

此文断续写了将近一年,每次都因热泪奔涌而停笔,又写,又停,如无数次。我只能用如此平白的文字记录父亲对我的点点滴滴,因为稍一用情,就无法自抑。

总第 5983 期  
投稿邮箱: essay@cmb.com.cn  
配图 木水

## 招聘启事

浙江宁波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系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控股的国有企业,主要承担高速公路营运、养护、建设管理。

现因工作需要,招聘主办会计1名,全日制21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财务、税务、经济等相关专业。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发至nbzs1012@126.com。

联系电话: 0574-88326806 姜女士